

党史研究参考资料

1980

1-7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卷内共 张 保管期限 归档时的案卷号

全宗号 目录号 案卷号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党史研究参考资料

1

(总第七期)

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

目 录

走井冈山道路.....	毛钟鸣 (1)
中共党史人物传讨论会 (广州会议) 闭幕词.....	胡 华 (16)
福州市召开会议研究党史资料编写工作.....	(21)
晋江地区召开党史研究座谈会成立分会.....	(23)

走 井 冈 山 道 路

——古城暴动的前前后后（初稿）

毛 钟 鸣

编者按：毛钟鸣同志是我省的一位老革命同志，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这篇革命回忆录作于一九七九年，是作者为纪念红四军入闽创建革命根据地五十周年和长汀县古城镇暴动五十周年而写的。

前 言

今年三月是红四军首次入闽，取得攻占长汀城消灭当地军阀郭凤鸣旅巨大胜利的五十周年。十一月是长汀人民在毛泽东同志走武装斗争道路的光辉思想照耀下，举行古城暴动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五十周年。如果说红四军入闽，为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那么也可以说，古城暴动的胜利，为此后长汀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当年长汀人民在革命斗争中，除古城暴动外，前后还举行过南阳、畚心、四都、新桥等地暴动，但古城暴动是组织得最严密取得成果最大的一次。它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使当地包括县长、警察局长在内的反动官吏和罪恶昭著的豪绅恶霸几乎一网打尽，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连当时南京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高级人物都闻之震惊，发出了：“民变蜂

走井冈山道路

——古城暴动的前前后后（初稿）

毛 钟 鸣

编者按：毛钟鸣同志是我省的一位老革命同志，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这篇革命回忆录作于一九七九年，是作者为纪念红四军入闽创建革命根据地五十周年和长汀县古城镇暴动五十周年而写的。

前 言

今年三月是红四军首次入闽，取得攻占长汀城消灭当地军阀郭凤鸣旅巨大胜利五十周年。十一月是长汀人民在毛泽东同志走武装斗争道路的光辉思想照耀下举行古城暴动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五十周年。如果说红四军入闽，为建立闽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那么也可以说，古城暴动的胜利，为此后长汀人民开展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当年长汀人民在革命斗争中，除暴动外，前后还举行过南阳、畚心、四都、新桥等地暴动，但古城暴动是最严密取得成果最大的一次。它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使当地包括县长、局长在内的反动官吏和罪恶昭著的豪绅恶霸几乎一网打尽，政治上产生了巨震，连当时南京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高级人物都闻之震惊，发出了：“民变蜂

的妇女进了这个“济良所”，只要他眼里看得上，就难幸免。如有不从，惹恼了他，不死也得脱层皮。遭受迫害的人可说难以数计。受迫害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些恶鬼犯下的罪行也实在太多了！到会群众无不满怀激愤，振臂高呼，要求偿还血债。最后八名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分子，如反动县长、警察局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教育局长、军法官、大豪绅地主等，当场受到了人民的惩罚。与此同时，一部分手持梭标和红缨枪的斗士，纷纷挤往台前一堆已点燃的火堆，把从地主豪绅手中追缴来的各种地契、租簿、借据等，愤怒而又欢快地投向火堆，只见火光闪闪，火舌往四方喷射，纸灰向空中飞扬。人民拍手欢呼！熊熊的烈火烧得更旺，一场波澜壮阔的打土豪、分田地，保卫胜利果实的革命斗争浪潮更加汹涌澎湃！

胜利是辉煌的，得来是不易的，革命人民在庆祝辉煌胜利的时刻，心中不由回想起暴动前所经历的艰苦过程和那战斗的日日夜夜。

（一）一堆干柴——古城暴动前的阶级情势

长汀是位于福建西部地处闽赣两省边界的山区县份。她和祖国其他美丽的大地一样，世代居住着勤劳勇敢的人民。她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着。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口增长了，土地山林得到人民双手垦殖，经济物产也更加丰富了。除生产出足够供应全县人民生活所需的粮食等农副产品外，由于农民们农忙种田、农闲垦山的终年辛勤劳动，利用山区丰盛的竹子为原料的毛边纸生产也发展起来，成为构成长汀经济的一项重要土特产品，盛时年产不下六、七万担，行销广东及南洋等地。同时，有一条汀江，终年可通木船，载量虽不大，但由长汀至上杭峰市这一条江上，往来行驶の木船络绎不绝，统计有三、四千只（那时有上河三千、下河八百之称），使长汀成为邻近十数县的物资贸易集散地。白天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入夜自太平街下至车子关，沿江两岸泊满船只，舟火闪烁，有如满天繁星，显出一片繁荣气象。可是，这并不是什么升平乐世，在这种表面繁荣的景象里面，隐藏着劳动人民的辛酸与苦难。人民辛勤劳动

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仅没有给自己生活带来改善，相反，人民创造的财富愈多，生产愈发展，豪绅地主阶级的占有欲也愈大，广大劳动人民被压榨剥削得愈来愈穷，如当时流传的民歌：“作田的人空米缸，裁缝工人破衣裳，石匠师傅无屋住，木匠师傅睡烂床。”形象地反映出当时阶级剥削的实际情况。豪绅地主利用统治特权，进行重租重税，放高利贷和各种横征暴敛的手段剥削的结果，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受到最深重的苦难，同时使一些原来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小商的地位每况愈下，日趋衰落和陷入破产的境地。土地兼并和集中的现象也愈来愈厉害。据一九二六年长汀全县土地与人口统计表的记载：占人口90%的劳苦大众只占有15%的土地，而占人口不到10%的豪绅地主却占有85%的土地。土地的集中，表现了阶级矛盾的深化。这种情况，在国民党统治的一九四二年续编出版的《长汀县志》中，编纂人追述到这一段历史时，也不得不以一种隐晦的措词予以承认：“因有资产阶级对无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过甚，引起无资产阶级的反抗与报复”。阶级剥削的加剧，促使人民的觉醒，为革命种子的发芽生长培植了土壤。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为民主革命根据地。当时长汀处在北洋军阀和豪绅的统治下，人民面对自己当前的现实，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各种影响，一种要求革命和变革现状的愿望就逐步产生和滋长。当1926年北伐部队来到后，在政治工作人员的组织和推动下，人民的革命热情鼓舞起来了，热烈地响应北伐军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豪绅与贪官污吏的号召，学生自治会、各行各业工会、农民协会、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纷纷组织起来，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反帝反封建、要求民主自治和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等口号，大大地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觉悟，广泛地教育发动了群众，使得地主阶级也不得不慨叹：“大势所趋，民气被激发起来了”！然而，长汀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有党的组织领导的时期，应该说开始于一九二七年。当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的反革命政变后，我被迫离开当时设在武汉的中央国民政府办公厅的工作，回到了长汀家乡。不久在党和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于九月初经过长汀。随起义部队进军的吴玉章同志，当时担任起义军革命委员会秘书厅的厅长，他是我在武汉工作时的老上级

（当时国共合作，吴老在武汉担任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秘书处的秘书长）。我们见了面，他知道我是本地人，非常高兴，要我担任他所领导下的秘书厅总务科长的职务，协助起义部队的筹饷和后勤供应工作。为协助吴玉章同志在长汀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我介绍了罗化成同志，以后吴玉章同志又介绍罗化成同志去见当时党务委员会主席张曙时，具体接受了在长汀建立党组织的指示和任务。从此以后，罗化成和段奋夫、黄纪烈、罗旭东、李振东等同志经常联系，分头展开建立党的组织和农会等活动。其后又与在外地回来的王仰颜、张赤男（希尧）、黄亚光等同志取得联系，党的组织活动更趋活跃，在一九二八年这一年获得了一个较大发展，并与上级党委取得了经常的联系。当年底或一九二九年初由罗明同志来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在通济岩召开了会议，并产生了临时县委。

一九二九年初，毛委员和朱军长率领红四军在赣南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消息传来，长汀劳苦大众闻之莫不欢欣鼓舞，盼望红军能有一天来到，铲除头上的恶魔。县委段奋夫同志了解革命人民的心情，不避危险，亲自到江西于都去找红四军联系，向前委负责同志表达了长汀人民的愿望，同时详细地汇报了长汀和整个福建反动势力情况和他们之间的倾轧矛盾。三月间，红四军由瑞金经四都首次入闽，进攻长汀，段奋夫同志又及时赶至中途联系，为红四军决策进攻长汀城给郭凤鸣以歼灭性打击，提供了详尽可靠的情报。红四军进驻长汀期间，在毛委员、朱军长和前委各负责同志的领导与指导下进行了许多革命工作。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成许多宣传队，深入各个角落，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主张，同时还采取短距离分兵发动群众的方式，派出部队到长汀四周农村乡镇如新桥、河田、古城等地，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陈毅同志当时就曾带领部队在新桥一带开展工作。谭震林同志则在城内龙神庙举办党员训练班，对地方党员进行轮训，培养骨干。毛委员和朱军长住在辛耕别墅，日夜辛勤地负责全盘领导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委员在负责全盘领导工作，处理各项重大问题的同时，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我因转送党中央文件见到了他。他知道我是党员并从事印刷工作后，详尽地询问了长汀城的印刷业情况，说印刷属于文化工

业，是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党有很多宣传品要印刷，要很好地掌握和利用这一工具，为革命宣传服务。要我负责印刷品的任务并直接和他联系。在此时期除翻印不少宣传品外，还有不少是毛委员在百忙中亲自起草和校对的，常常忙到深夜，还在执笔疾书。这时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起来参加工会农会等各种组织，并组成了长汀劳动人民自己的第一个政权机关——长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邱潮保同志为主任）。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在前委和毛委员、朱军长的亲切关怀与指导帮助下，在辛耕别墅召开了几次会议，总结工作和整顿充实，提高党的队伍的战斗力和战斗力，组成了正式县委（段奋夫同志为书记）。通过红四军入闽第一仗的伟大胜利和在长汀期间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和帮助，充分而深刻地教育和启发，使革命群众懂得了如何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今后组织暴动夺取武器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斗任务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红四军离开长汀以后，弥漫全县的革命热烈气氛暂时平静下来，长汀又回复反动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下。郭凤鸣这个大头目虽然已被人民的铁拳击毙，但其部下卢新铭、黄月波均以团长的身份，争夺继承郭的旅长“王位”，各自收拾残余，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你争我夺、大动刀枪，闹得鸡犬不宁。其余次一等的豪绅恶霸、土匪头目，也纷纷收罗徒众，数十百人一伙，以保乡防匪为名，乘时而起，各立门户，自打旗号，占山为王，划地为界，在农村的公然奸淫掳掠，敲诈勒索；在城镇的则随心所欲，巧立名目，抽收各种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无恶不作，甚至连农民挑到城里来卖的柴草和买回去的粪尿，也在车子关和太平桥设立关卡，每担勒索几个铜板的税，成为当时人民所形容的“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天下。藏在人民心底的仇恨怒火也愈烧愈旺，犹如待点燃的爆竹。

长汀县委针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认为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通过大革命时期的影响启发，特别是通过红四军在长汀革命实践的直接影响和教育，对革命的要求和愿望愈来愈迫切了，认为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走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革命道路的条件逐步成熟了，就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这方面来。总的任务和方针是，采取积极而又稳步前进的做法，在不惊动或尽量少惊动敌人的原则下，利用和争取各种合

法形式为掩护，积蓄力量，相机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建立农村根据地与革命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对敌人开展长期斗争，最后推翻整个反动统治。与此同时，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对各个方面和各个地区的工作也作了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南阳、畚心一带地区由罗化成和张赤男同志负责，这一地区离城较远，且与闽西特委领导的革命活动地区靠近，过去农民运动一度较活跃，长汀反动统治阶级认为是鞭长莫及难以对付之地，活动方式不妨公开些，造成一定声势，给敌人以震慑和压力，分散敌人对其他地区的注意力，扰乱敌人视线。新桥一带地区由王仰颜和黄亚光同志负责，一方面组织和掌握“民团”的合法武装，一方面利用“乡村师范学校”为据点，以青年学生具有民主自由要求进步的学生运动面目出现，开展适当的宣传和民主革命活动，争取社会人士和各阶层人民的同情，使部分敌人产生错觉并莫可奈何。我们城区区委，仍然保持严格进行秘密活动的原则，成为各方面的交通联系枢纽，掌握邮电部门，切实保证上海党中央和前委往来文件的及时传送。同时密切注视和了解敌情动态，争取中间人士，制造舆论，分化迷惑敌人。古城地区向来党和群众的革命活动较隐蔽，敌人视为较平静的地区，由李国玉、刘尧唐等同志，继续慎重地开展周围农村的组织活动，同时由刘宜辉同志利用取得的“民团”团总的合法地位，切实掌握这支武装力量。四都则由廖洪林同志负责。县委书记段奋夫同志则经常往来这些地区，进行指导和推动。整个工作开展得很顺利，部署得很周密。特别是古城地区的活动，严格注意了稳步前进的方针做法，既获得扎实的进展，又没有惊动敌人，给以后暴动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二）引“鱼”入网——古城暴动的准备工作

古城，位居长汀、瑞金两县交通要道，是长汀西部较大的一个农村集镇，西距瑞金县城约三十华里，东离长汀县城五十华里。全镇有二、三千居民，百多家大小商店，三日一小圩五日一大圩，为附近乡村农副产品交流集散地。当地有一个恶霸豪绅胡子垣，拥有近二百人枪，为该镇的反动头目。胡颇有一套反动本

领，他的武装在全县间有一点小名气，号称能打，不但本县的豪绅奉承器重他，连瑞金等地的豪绅有的也邀请他带队来保镖。胡常以此扬扬自得，横行不法，欺压人民也愈来愈甚，逼得人民只得泪往肚里流，仇恨深埋在心底。党在古城的革命活动，一开始就全面分析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做法和外松内紧的策略，即外面保持平静状态，内部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开展积蓄力量的各项组织活动，准备条件，待机而起，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在暴动的二、三个月前，县委书记段奋夫同志就经常由四都往来古城。这位当年曾被邓子恢同志誉为“聪明勇敢过人”的段奋夫同志，全力抓组织准备工作。他不避艰险，不怕辛苦，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把基本群众和党员队伍，聚集到革命的旗帜下来。通过党的艰苦工作，选择准备在古城举行暴动的方案确定了，其他各项工作也跟着有计划地开展——向夺取古城暴动胜利前进！

一天早上，黄纪烈同志拿出三元钱对他的爱人说：“今晚做‘月子会’，去备一桌菜，晚上吃”。他爱人接了钱照着去办。

入晚，我们城区委选择的农民党员和由梁国斌同志负责的罗坊支部选择定的地下党员，以做“月子会”为名，分别到黄纪烈同志家来赴席。人来得零零落落，有的假托有事，姗姗来迟，前催后请，晚上八点左右才全数到齐。入席上菜后，又谈天说地，猜拳闹酒，使菜上得慢慢地。等到菜全上完，时间已是十时多，客人们各呈醉态，有的酒话连篇，颠三倒四，有的猜拳争酒，各不服输，不肯散席。黄纪烈家里的老老小小，被这群人闹得疲惫不堪，大部瞌睡朦胧，黄纪烈同志就到厨房对他的爱人等说：“夜深了，这些客人有的家在东街、老墓墩，天黑路远不好走，他们不回去了，要继续吃酒或抹牌挨到天亮，你们先去睡吧，不要理他们了”。

时间将近子夜，大地沉寂，只有秋虫的鸣声低低喧闹。四周的人群早已入梦。黄纪烈同志家的人也已熟眠。同志们取出已经准备好的工具和绳索扁担，从墙壁的间隙中，把红四军留下的枪支子弹勾取出来，捆成四支或六支一担，动作是那样利索，了无声息。停当后，黄纪烈同志再一次低声而严肃的嘱咐和勉励同志们：

“这是毛委员为建立农村根据地留给我们的，朱军长殷切叮咛我们要紧握手枪，勇敢机智地打出一个穷人的天下来，现在要用上它了，大家一定要安全送到目的地”。同志们以兴奋的心情报以会心的微笑，表示保证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接着十来个身强体健的同志，悄悄地从边门前后而出，拉开一定距离，沿着田间小路，取道西山下，越过半天嶺背，经马头山朝着目标方向奔驰。初秋的下夜，没有月亮，只能借着暗淡的星火走路。金风习习，微有凉意，但同志们的心是火热的，踏着轻捷的步伐，一口气奔了十多华里，进入了群山重叠的地带，才在一个山坳里停下来喘喘气。休息了片刻，又继续赶路。同志们懂得时间是宝贵的，五十多华里的山路，必须在黎明前赶到，才能保证安全胜利地完成任务。路，全是崎岖不平的小道，有时为了绕过村庄，得走从来少人走过的路。脚趾膝盖碰伤或踢伤或被荆棘刺伤，是每个人都有的事，但都毫不在乎。被伤得较重的，也只向手上吐一口唾沫，往伤处搽搽，连哼都不哼一声，继续前进。

黎明前，快到目的地了，大家怀着喜悦的心情，在一处山背后停下来，等待前面联系的人回来后，再赶完最后的一程。大家乘此坐下休息，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轻声细语，谈的都是表达兴奋喜悦和希望的内容。赖长牯同志本在一旁单独坐着，沉默不语，一会同志们见他突然站起，将他所挑的一担枪，并拢起来，端端正正地排在山壁边，大家正惊愕地望着，猜想他要干什么，只见长牯同志面对端正排着的枪，恭恭敬敬地低下头，双手合举在胸前，口中轻声而清晰地以祷告的语调说：“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呀！这回要用你了，你要开眼，要显威灵，每个子弹出去，要使敌人的脑袋开花，求你要好好听我的话呀！”同志们看见长牯同志这种虔诚求神的举动，本来忍不住想取笑他，及至听了他的话，一种共同的心声感染了大家，立即收住想发出的笑声，不由从心底对这位苦大仇深的同志发出赞叹：“这是多好的同志、多好的祷告啊！”大家沉浸在一片肃穆气氛之中。

不一会，前面的同志和担任县委交通联络派来接应的黄树庭同志联系上了。大家立即挑起担子，加快脚步前进，不上半个钟头就到达指定地点。段奋夫同志早等在那里向大家慰问辛苦。接着大家吃了一顿已预备好的稀饭，带着胜利完成任务的愉快心情分头离去。这时，东方已微露鱼肚白色，黎明即将到来！

一九二九年九月下旬红四军攻占上杭城后，稍事休整，将向长汀进军，这是长汀豪绅地主心中有数。他们惊惶失措，不可终日，自知无法抗拒，唯一的办法是选择好逃路，逃往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保住狗命。在要逃的人中有二种不同情况：一种是拥有武装的大小头儿们，这部分人多是农村土匪出身，他们在农村情况熟悉，把徒众分散，暂时不作恶，就较容易在偏僻地方稳蔽存身。另一部分是城里的豪绅地主和官吏，他们家业较大名声较著，平日养尊处优惯了，必须选择逃到县城，才较安全和方便。当时红四军进军长汀是从南面方向的上杭来，因此他们的逃路只能是东、北、西这三个方向。向东是逃往连城，向北是逃往宁化，向西是经古城逃往瑞金。他们之中对这三条逃路，各人看法不一，虽然较多的是趋向于西逃瑞金，但又认为瑞金是隔省，怕受外省人的欺，呼援无门，因而他们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有的互相商议，有的求神问卜。他们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和丑态，在城里广为流传，成为群众议论的一项新闻。党组织认为这正是一个好时机，应该迅速抓紧机会，制定一个赶鱼入网的方案，给混乱逃亡的敌人来一个突然而狠狠的打击，配合红四军再次解放长汀城。

如何促使一批犹豫不定、惶惑不安的豪绅们放弃东逃连城、北逃宁化改而下决心取道古城再逃瑞金，这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我们城区区委在县委统一部署下，运用多种方式进行了各种工作。总的是密切掌握敌情利用敌人的恐慌和混乱的心理状态，开展宣传攻势，制造舆论，迷惑和扰乱敌人。具体做法，其中有利用长汀当时印刷业有较多的党员和毛铭新印刷所这个有利条件，由党员工人深夜翻印红四军驻汀时期保留下来的小型宣传品（宣言、传单），利用我们在邮政系统工作的同志，作为是由宁化、连城等地寄来的普通邮件，分别投递到敌人的衙门和部分豪绅的家中去，造成这两路沿途不安静的假象。同时对已被我们掌握的长汀电报局，秘密加强控制，使它为我们服务，将敌人蒙在鼓中。此外还利用敌人阵营中出现的一些丑态，有意识的广为宣染传播。如当时有一个姓许的中等豪绅，他也是在准备逃亡之列的。此人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在豪绅地主阶级中有“万宝全书”的名气，他为选择逃路曾到北极楼求签，问东逃连城北逃宁化这两条路的吉凶，求得的二条签均不吉，一条是什么“刘皇叔马跳檀溪”，一条是什

么“七子败幽州”，更是下下的凶签。他求过这二签后，为了保持他是“万宝全书”，读书人不搞迷信的面子，不敢公开声张，只偷偷的对少数亲友说过。我们得知这一敌情动态后，就着意加以宣染，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同时并对这些加以分析性的合理内容和估计，如说，走连城、宁化这两条路，步行要二日以上，路程远且沿途都是较偏僻的乡村，途中意外之事可能不少，夜长梦多，实在可虑，并且红四军在进军长汀的同时或其后，也可能向这二地发展，这样还得一逃再逃。如果取道古城西逃瑞金呢，则路程短、较方便和安全，同时蒋介石新近委派的国民党第十二师金汉鼎的部队驻在赣南地区，红军的战略向来避实击虚，不会逼进江西，不会有一逃再逃之苦。这些舆论在群众中互相流传，成为一种街谈巷议，豪绅地主们听到之后，也认为有道理，于是大部分最后下定决心采取西逃瑞金这一条路，投入人民布好的天罗地网。

古城的地头蛇胡子垣，拥有近二百人枪，对在古城举行暴动来说，实在是一个必须认真对付和考虑的问题。怎么办？当时作了二步设想：一是避开他、暂时不动他，想法让他离开古城，留待以后和他算账；二是如果此着不成功，那就等待红军主力占领长汀城后向古城进军时再里应外合举行暴动，将胡的势力一并消灭。方向是朝第一步设想努力，做法是在古城居民中制造舆论：“红军要从上杭到长汀，城里的老爷们准备来古城找胡子垣作保镖，这些人全是县里有名气为人所痛恨而又无力量保护自己的一群不好招惹的人物，胡子垣如果给这伙人缠上身，是一个很大的拖累，不但自己行动不自由，并且可能成为红军追击的目标，招来危险和祸患，弄不好本钱要输光，可能这回胡子垣会倒霉了……”。并由古城党组织通过一位与胡子垣平素交往较密并为胡素所信服的人，将这种议论传进胡的耳朵里。胡这只地头蛇，机灵得很，他也会估量形势，善于看风驶舵来保全自己。他经过盘算之后，立即下定决心，比城里老爷们逃来古城早几天，就带着他的人马，以和瑞金民团联防为名，离开古城，溜之大吉。我们的第一步设想实现了，用古城暴动来迎接红军的革命活动也就顺利的发展着。

(三) 一鼓聚歼——古城暴动的辉煌成绩

红四军由上杭向长汀进军的队伍出发了。长汀城里大小反动头儿们西逃瑞金的决定也下定了。他们估量红四军可能到达长汀的日子，先期一天，收拾好包裹细软，备好轿马，整装待发。

这一天，他们大多清晨就吃了早饭，为的是较从容地走五十华里路，早到古城，安然住上一宿，第二天继续赶三十多华里路程到达安全的瑞金城。临行前的向神佛许愿，求祖宗保佑的祷告，离门时家人们“一路福星”的祝愿告别，都未能消除他们心头的茫然情绪，任谁也不去想和不愿想到有什么不祥或恶梦降临。一路上遇见同逃的熟人时和平时一样互打招呼，说说笑笑，迤逦往古城的道路而行。

在西门口的樟树兜下、罗汉岭、七星桥一带地方，三五不等的聚集着一些人群，有卖花生糖果的小贩，有看热闹、闲谈的，有挑担歇脚的。我们城区区委和县委直接掌握的交通人员就夹杂在这些人群里，密切地注视着这些西逃的人流，把哪些人相互结伴，哪些骑马坐轿，特别是带有几名武装几支武器，一个不漏地仔细记在心里。他们前脚上了路，我们汇集的流水账就后脚紧跟，比他们先到目的地。赖长牯同志，肩挑王仰颜同志店铺给的二包盐，带着区委的紧急汇报材料，满怀喜悦而又外示从容的跟着上路。沿途遇到前面有人时，就和平常人一样，不紧不慢地挑着担子走，无人时他就快步飞奔。六十来斤的担子在他肩上本来不算什么一回事，何况今天精神更加兴奋。一程继一程的赶行，赖长牯把西逃的人群逐步撇在后面，比他们先到目的地。赖长牯同志找到了段奋夫同志递送了带来的材料并作了口头汇报。当长牯同志汇报到：城区区委和王仰颜同志那里保持密切联系，继续随时注视敌情动态，除会另派人向前委联系和汇报外，如果发生有较多的逃亡武装力量上路的特殊变化，增大古城方面的压力时，会由王仰颜同志带队，伪装同逃者，尾随前来策应的充分准备时，奋夫同志联系到上午接到的南阳方面罗化成、张赤男等同志送来的消息，说他们已组织了力量，驻在四都通古城的路上，等待古城方面的消息和通知，随时支持古城战斗的需要，奋夫同志的心更加踏实

了，不由对着长牯同志发出低声而亲切的赞叹：“多好的同志们，设想得多么周到，多么齐心同德啊！”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和斗志。在这一天，新桥董以煌的百来名地主武装，于午后向长汀城移动。王仰颜同志在新桥闻讯后，尚摸不准这支地主武装向城里移动的意图，于是立即和已经打进该民团的党员同志联系后，化装混在其中来到城里，驻扎在仙隐观前的如意宫庙里。傍晚时分，派人与城城区委联系并约定会面时间地点。城区区委当即由梁国斌、范为民和我三人，于晚上九时至云骧阁旁的城墙上，从缺口处溜坡而下，至龙岩潭河边相晤。共同分析了当前形势，研究了应付情况变化的措施。接着，即派出交通，星夜沿河田方向往南，迎接红四军先头部队，汇报敌我情况，供主力红军作进军支援或策应的参考。

太阳偏西，这伙西逃的人群，先先后后的到达了古城。狭小的街上，顿时出现了不少看热闹的人，喧嚷嚷嚷，好像逢着集市圩期一样闹哄哄地。他们投奔各自的亲友，寻找今晚落脚之地。亲友们对这批不速之客的到来，各有不同的复杂心情，但都无可奈何，不得不表示欢迎，以礼相接，各办鱼肉鸡酒，设宴招待。这些老爷们经过一天奔波，盥洗收拾完毕，已是上灯时候，就各自在摆满菜肴的桌边入座，饮酒吃肉，美美地饱餐一顿。不少人为了消除一天的路上疲劳，或是为了驱散背井离乡的一缕愁思，竟喝得酩酊大醉，才席罢入梦。

入夜，这个小镇四周的进出要道，已由“民团”团丁布了岗哨，禁止随便通行。在举行暴动前几天段奋夫偕黄纪烈、黄树庭同志，由四都来到古城，住在名叫海螺岭一座单家独户的彭××党员同志的家里，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当晚就先把暴动指挥部设在这里，段奋夫同志向前来参加暴动的同志们宣布了今晚举行暴动的决定和战斗计划，明确地指出走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道路和今晚举行暴动的伟大意义，号召大家听从指挥，严守纪律，勇敢地投入战斗，夺取胜利。各个战斗队和战斗小组的负责同志和骨干，听了之后，人人磨拳擦掌，个个精神奋发，表示保证完成任务。接着就命令担任东、西二路战斗任务的同志先行出发，留在古城镇执行任务的同志则分散到指定地点待命。东路是向东沿长汀来路方向的花桥、青山铺至九里山下，警戒和预防长汀方向万一有较多逃来的武装势力，加以阻击，并搜索落后在这一带当日未到古城的豪绅地

主。西路是沿通往瑞金的大、小隘岭设伏，以防驻在瑞金一带的胡子垣回窜。留在古城镇内的力量，则是对付当晚住下的豪绅地主和其他反动武装。奋夫同志目送前二路的战斗人员出发后，接着就来到古城镇的民团团部。几日来的紧张工作，身体难免感到疲乏，但仍精神焕发，意气昂扬，使见到他的人增添了无限的革命活力和斗志。虽然几日来的情况，总的都是按原来的设想和计划顺利发展，对整个形势了如指掌，成竹在胸，但他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加上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使他时刻怀着一种临渊履冰仔细谨慎的心情，反复不断的思考着，既想到按计划顺利发展的一面，又想到可能遇到困难或出现变化的一面。他一边思考着，一边和同志们交谈。一会，煮好的稀饭端出来了，他和同志们一同站在桌边饱饱地吃了一顿，迎接革命枪声时刻的到来。

时正午夜零点，大地沉睡，人们正在梦乡，天空是黑黑地，只有稀疏的几点星星微微发光。突然三声震耳的枪声划破长空，革命暴动的信号响了。聚集在民团团部的同志急步而出，分散在各个地点待命的战斗小组各奔至指定岗位，警戒搜捕，巡逻联系，按计划紧张行动起来。人声、急促的脚步声、四处的狗吠声，夹杂着响了起来。人们给惊醒了，大地骚动了。酒醉饭饱后正在梦乡的豪绅地主们，有的闻声惊疑莫定，有的张惶失措，有的则还死猪般酣眠，没有听到他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暴动队伍，首先集中力量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反动县长邱耀骊这个带有几十人枪的住地。这个反动头目，恃有几十个爪牙，开枪顽抗，但是他们已被四面包围，逃路已被火力封锁。经一段相持，并进行“缴枪不杀”的喊话，这些爪牙逼于形势，才停止顽抗，缴械投降，这个反动头目也就束手受擒。接着就分头继续搜捕那些没有或只有一二个武装家丁的豪绅地主，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大都落入人民的手掌中。当然也有少数乘乱开门或爬墙逃走的，但由于四面要道已被封锁，最后也逃不出人民布下的天罗地网。在战斗中，我们仅负伤数人，整个革命行动不到三个钟头就告一段落，统计缴获的枪枝近百，击毙和捕获的反动头目和较大豪绅地主有一百多人（包括东路在花桥、青山铺等中途截获的郭锦堂等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战果。革命群众心里乐开了花，无不万分高兴和鼓舞。

暴动的枪声停后，天还未亮，古城镇内的居民就开门而出，左右邻居，互相探问交谈，弄清了所有反动头目和豪绅地主几乎被一网打尽的情况后，无不表示欢喜，有的以惊叹佩服的口气说：“共产党的本事真大，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举就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有的人说：“这真是天有眼，也是这批人作恶到头了！”总之，大家是欣喜若狂，拍手称快，沉浸在一片革命胜利的欢乐气氛中。

正是古城人民庆祝暴动胜利的当天，毛委员、朱军长率领的红四军也在这天胜利地进驻长汀城。第二天，段奋夫同志带了暴动后组成的队伍，各带缴获的武器，打着红旗，斗志昂扬，踏着胜利的步伐，来到长汀城向毛委员、朱军长率领的红四军和全县人民报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斗志更加昂扬，积极参加各种革命组织和活动，全县的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的武装也建立起来，把长汀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推向了一个高潮。从此之后，以古城暴动开始的在南阳一带建立起来的长汀根据地，和闽西特委所领导的上杭、龙岩、永定各地的革命斗争互相呼应连成一片，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古城暴动实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